

無敵青春鳥

之空間拼貼

在《孽子》一書中，白先勇筆下的年輕同性戀小孩，陸續成為攝影師郭老用相片記錄的對象。十來歲的小朋友被郭老收錄在「青春鳥集」相本中，各自被賦予了編號及稱謂。新公園空間就如同一個社會的縮影，有不同的年齡、職業、階級、省籍、種族、性／別的男同志會進入活動。男同志在新公園內不同景點發生互動，產生了許多有趣、感人、傳頌一時的情愛故事；但另一方面，也因不良分子、黑道的介入，發生搶劫、打架，甚或殺人等駭人聽聞的事件。

本研究訪談對象刻意安排不同年級的男同志受訪者（民國二十年至八十年出生者），希望鋪陳出各世代青春鳥的活動脈絡，由年邁老同志到青少同志，串起時間軸上較為完整的新公園男同志口述活動史。基於事物可被複製，事件可被支解、並置或切斷的後現代觀點，這一部份的文本採取零星、片斷、拼貼式的空間認知方法，以此來建構男同志五十年來的新公園活動空間面貌。

去公司上班

創世紀：起源的傳說

新公園有男同性戀進入活動，到底起源於何時？又為何會選擇聚集於此？若由白先勇《孽子》中所建構的同志國度來推算新公園主要人物，如楊教頭等老一輩祖師爺級男同性戀者，開始於新公園的活動年代¹，或從gay bar老闆趙媽生前的口述歷史中證實，新公園開始有男同志進入活動，至少可以肯定超過五十年，亦即早在國民政府來台的民國三十八年之前，新公園即有男同志進駐。

沒有同性標籤之前的日子

（趙媽說）新公園最早有同志來活動，應該是民國四十幾年時就開始了吧！而且我想應該追溯到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就有了！因為每個大都市的公園多半都是同志聚會的地方嘛！所以這個歷史已經很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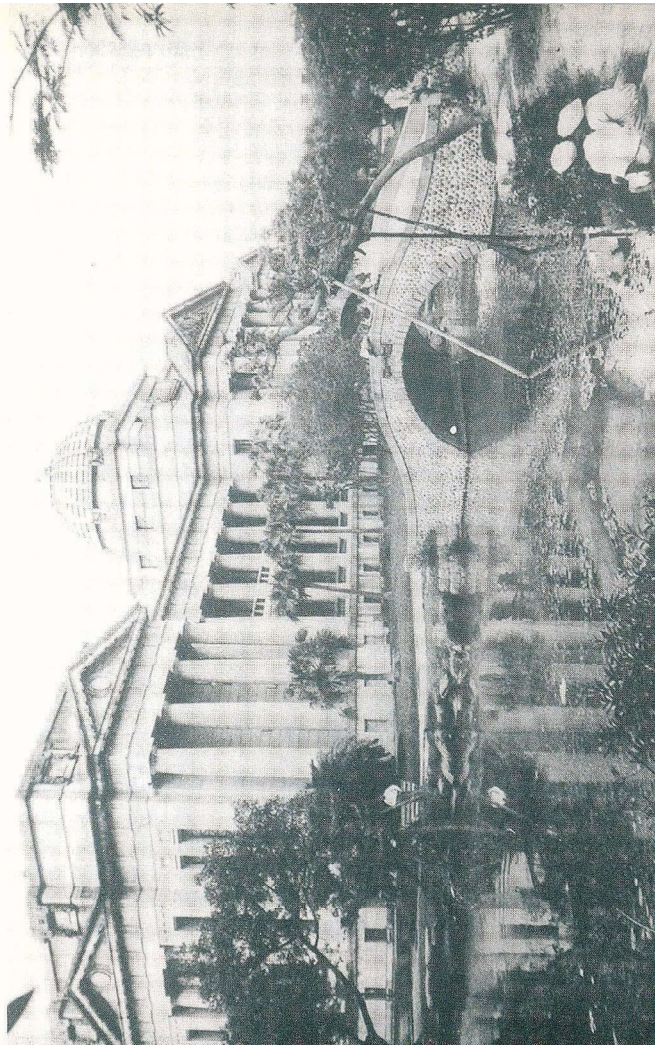
趙媽是早期人氣鼎沸的男同志酒吧經營者，在圈內享有盛名、風光一時，他晚年時曾在楊德昌導演的電影《麻將》中客串過一角。二十年前虞勘平導演的電影《孽子》裡，老牌演員孫越所詮釋的楊教頭，舉手投足

1、《孽子》中，阿青被學校勒令退學的佈告日期為民國五十九年，因此故事背景為民國五十九年的新公園。而作者描述五年、十年、二十年前失蹤的新公園活動者，有時會突然重返此一黑暗王國。如此推算，至少於民國三十九年時，即有男同性戀者於新公園內活動，距今已有五十年以上歷史。

男同性戀在新公園的事，那時候三人成行就成聚會團體，沒有名目就抓起來了。白色恐怖時代就是這個樣子的，要說有什麼「活動」在新公園中進行，那真是膽子太大了。那時候對這種同性戀行為有幾個字可以形容：就是變態，而且是不可赦的。

張力表示在民國五〇年的威權白色恐怖年代，三人成行就會被視為聚會團體，不需任何名目就有可能遭到刑求。在人人隨時可能自危的環境中，博愛特區內的新公園更是警察實行高密度臨檢行動的重要區域，男同志在活動時間上多半早去早離開，活動人氣在這段時期顯得十分薄弱。處於隨時可能被亂貼罪名的白色恐怖年代裡，同性戀者身成爲一個理所當然，不需任何原因、藉口，即可被擒拿加害的對象。此般肅殺的行徑，可以將原本情慾流動的新公園氛圍，立即轉換成可怕的「恐懼地景」(landscape of fear)。

◇白色恐怖時代，風景綽約的新公園，入夜卻成了肅殺的恐懼地景
(資料來源：台北市文獻會)。



模樣幾乎是趙媽的翻版。

趙媽十七歲(民國四十八年時)進入新公園活動，個人經驗長達三十八年，他認為世界上幾個大都市公園多半皆為同志聚會的場所，因此台灣男同志早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進入新公園活動，應不足為奇。在台灣面臨國民政府初遷來台，社經環境一片窮困混亂，當時同性戀／異性戀二元對立概念並不強烈，因此，即使新公園活動者有現今所認定的同性戀行為事實，可能不會被認為有何不妥。就像某些地區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沒有同性戀(者)這個概念，即便是男性與男性交合，他們不會被貼上標籤或者被歧視，也沒有語言可以把他們歸類為特殊人種，在這樣的社會觀念中，他們皆被視為正常的男人(周華山，1995)。

「男生抱男生根本很正常」

(王大哥說)我十六歲跟部隊來台灣，十八歲開始去新公園，現在都七十一歲了！所以新公園有同志我可以確定至少是在五十三年前。那時我幾乎白天去居多，我看到一個樹林高中的學生，長得很漂亮，我就直接過去抱住他，當時男生抱來抱去根本很正常的事。我問他要不要回我軍營，他說好，我就直接帶他去圓山的忠烈祠台階草叢邊，都沒有人會看見，兩人就發生關係，混了一整個晚上。那時，給營區站哨的阿兵哥一點好處，像送他們一兩件衣服，就可以把人帶進去。

(王大哥說)那時有人會在新公園擺攤子賭博，圍了一大圈人在看，我就看見有人從後面抱住前面的人，說想請他去三葉莊喝東西，想要認識朋友都是很直接的。

現年七十一歲的王大哥表示，他十六歲來台、十八歲進公園，在裡面有擺地攤的、賭博的、幫派分子抽戀愛稅的……，同志白天就出來公園認識朋友，所以基本上他個人認為同志活動至少有五十年以上歷史。只是當時並不像現在，並無普遍的同性戀觀念，兩個男生抱在一起，一般人不會意識到是同性戀行為。另一種也是抱人，方式較含蓄些，故意利用人多在看攤位賭博，就趁機靠近喜歡對象，在人擠人時給身體親近有好藉口，放膽由後方環抱對方示意，若以現今的行為標準，上述兩個例子中喜歡陌生人就立即抱住他，反而是相當大膽、不可思議的表現。

而當年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年輕阿兵哥，在以軍營為家的情況下，甚至將公司釣到的人，想辦法帶回忠烈祠軍營中發生關係，在無處可去的貧瘠環境下，戒備深嚴的軍營也成為情慾收容所。

《孽子》反映的真實世界

(張力說)有些實際情況大家可由白先勇的小說《孽子》中窺見端倪，其實白先勇的小說所寫的那個時代，就是代表那個時候的環境背景。大家現在會認

◇圖片來源：台北市文獻會。

>> 35

(張揚說)以前南陽街上有一家「馬德里」的咖啡廳，裝潢得不錯的，又因為離新公園很近的關係，裡頭有許多喜歡去消費的男同志。而同一條街上的「新南陽」戲院，則應該算是紅樓戲院的前身，因為當初男同志都是在這裡頭活動，是之後「新南陽」拆除才移師「紅樓」。

小說《孽子》中，關於新南陽戲院裡男同志情慾活動的描述，由張揚的敘述中得到證實，此戲院是六〇年代男同性戀者聚集活動相當重要的地點之一。在這條街上的馬德里餐廳因鄰近新公園，且空間設計獨具特色，吸引不少男同性戀者前往消費光顧。由此可知六〇年代的南陽街上，因新公園的地緣關係，發展出相生相隨的男同志活動地點，有黃大哥所指的「滿庭芳」酒吧，張揚所指的「馬德里」咖啡廳及「新南陽」戲院等三處空間。

在白色恐怖的追捕下

直到突然間，黑暗裏一聲警笛破空而來，七八道手電筒閃電一般從四面八方射到了我們的臉上身上。一陣軋軋的皮靴聲，踏上了臺階，十幾個刑警，手裏執著警棍，吆喝著圍了上來。這一次，我們一個也沒能逃脫，全體戴上了手銬，一齊落網（白先勇，1983：219）。

(張力說)在以前那個年代，社會大眾從來不知道有

去公司上班

>> 40

應在五〇年代的南陽街一帶，就是現在的停車場附近，以前是一家戲院「新南陽戲院」，在戲院的地下室則開了一家bar，叫「滿庭芳」，老闆是一對陳姓夫婦，都是當時所謂的高知識分子。那時候的消費大概五十、八十元左右，他們純粹是爲了認識朋友而開的，不是爲了營利。

對於台北最早有同志活動的地點，黃大哥認爲應追溯到民國五〇年時的南陽街一帶，南陽街現在的停車場附近，以前是一家老戲院「新南陽戲院」，戲院的地下室有間不少同志光臨、名爲「滿庭芳」的酒吧，這跟新公園做爲同志活動的地點，不無相互影響的關係。如黃大哥又說：「像現在我偶爾也會回到以前常去的地方走走，懷念一下。飯店以前都叫旅店，大概都是在公園周圍，大部分規模都是小小的，現在好像都改建爲大樓了，以前的矮平房現在幾乎都改建光了。」黃大哥指出以新公園爲中心，週遭發展而出一個男同志出入頻繁的活動圈，如酒吧、旅店等等，雖然這些空間並非標示以服務男同志爲經營對象，但男同志以實際消費行動，將新公園四周塑造造成極具男同志活動氛圍的場域。

馬德里咖啡廳與新南陽戲院

我們竄逃到南陽街，一窩蜂鑽進新南陽裏，在那散著尿臊的冷氣中，我們伸出八爪魚似的手爪，在電影院的後排，去捕捉那些面目模糊的人體（白先勇，1983：33）。

爲那是小說虛構的故事，但其中是有不少真實性的。那時公園內的同志，有時看哪位大哥有錢，大家就會跟著他吃喝玩樂。不過公園內倒是並沒有什麼幫派、頭頭之分，我想白先生因爲要讓小說有戲劇張力，他必須去包裝一下當時的公園情境。但是倒是有小說中的「楊教頭」這麼一個人，後來他中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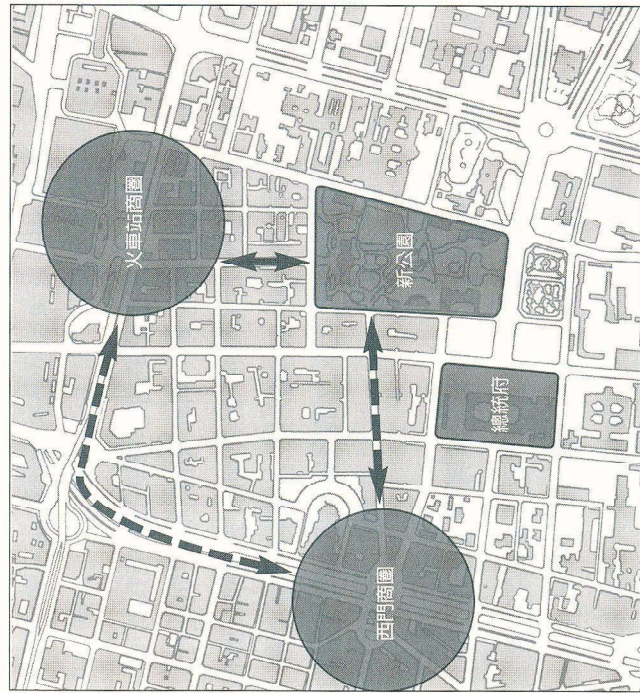
受訪的老同志見證了《孽子》一書中所描述的新公園六〇年代環境，並說明部分小說角色確有其人，公園建設確有其景。像大家熟悉的楊教頭等角色，的確是公園內呼風喚雨、照顧晚輩的年長活動者，在不富裕的社會環境中，手下並有跟班的年輕同志聽其吩咐差遣。

來往火車站，約會新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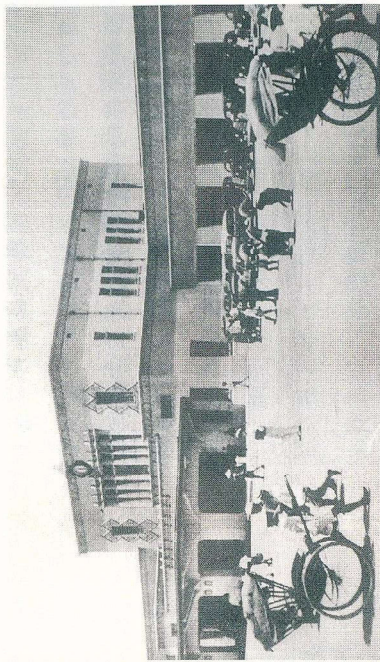
（張力說）男同志在新公園的活動起碼最少都三、四十年了。那時候計程車剛剛啓蒙，還是從六塊錢起跳，三輪車已經淘汰了。唯一方便搭乘的交通工具就是公共汽車，那時候公共汽車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不論起點或終點都是在台北火車站。不管你住哪裡、在哪裡都可以坐公車到火車站，而且那時候最熱鬧的就是西門町；林森北路那一帶都是後來才發展起來的，所以說除了西門町這地區的商業行爲較熱鬧以外，其他地區大概都沒什麼可逛可走的地方。大夥要約會或見個面，只有台北火車站最方便。可是火車站整天人來人往，大家於是開始想是

不是能找個可以相約見面又可以聊天的地方，由於地利之便，近在咫尺的新公園不就是最好的了。也就因此，新公園便從那時候變成今天大家看到的樣子。現在不管環境再怎麼進步，同志也有了許多可供活動的去處，但似乎大家都已經習慣到新公園這個有同志歷史的地點去。

五、六〇年代，國府遷台初期台灣經濟狀況貧瘠，可供民眾消費娛樂的場所有限。如張力所述，當時計程車剛剛啟蒙使用，過去大眾慣常乘坐的三輪車正處於漸漸被淘汰的命運，公共汽車取而代之，成為唯一搭乘較



◇新公園、西門商圈與火車站關係圖。



◇自民國五〇年代三輪車仍流行時，台北火車站已是交通要地（資料來源：台北市文獻會）。

便捷的交通工具，其起點或終點皆匯集在台北火車站。而八〇年代台北商業重心尚未東移之前，西門町為商業活動最熱鬧地

帶，因地利之便民眾約會幾乎皆以火車站為見面地點。同樣位於此區域內的新公園綠地，在不需任何消費的情況下，加上可及性高的特性，不僅提供了一般市民休閒去處場所，也同時成為男同性戀者尋求慰藉、相互結聚會地點。

由張力所述，「大家於是開始想是不是能找個可以相約見面又可以聊天的地方，由於地利之便，近在咫尺的新公園不就是最好的了。」新公園除了位於交通樞紐，鄰近車站方便到達的原因之外，再則因不需消費，可以廣納各階層男同志人口，是成為吸引人進入活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歡迎光臨「滿庭芳」

（黃大哥說）新公園的最早歷史大概要追溯到民國五〇年代，那時候的老祖宗已經無法知道，不過應該是有人在公園內釣到人，然後傳開來，開始漸漸地在公園內聚集。但就我知道，最早最早gay的發源地